



WUYUEJUAN

五月鵑

杜 宣

五 月 鵑

杜 宣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內容提要

这本集子里包括兩組散文。

一組是反映祖國建設新貌的。作者寫到的雖只是我國的一村一鎮或一城，但卻可以從而看到整個的社會新貌。作者不但寫到現在，而且往往聯系寫到悲慘暗淡的過去；相形之下，更顯出今天的光華奪目，從而激發我們對祖國的熱愛。

另一組是作者訪問海外寫下的散記。作者寫到對錫蘭、印尼和日本進行的訪問，記下了人民的戰鬥友誼，從這友誼的鏡子里，也可以看到，我們偉大祖國的光輝，越過了大海，越過了峻嶺。

裝幀插圖，國風

五月晴
杜雲若

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3號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690×960 毫米 1/32 印張 6 3/4 插頁 2 半精 5 字數 76,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3,000（內半精裝1,000）

目 录

到虹桥的第一天.....	1
还 乡.....	18
长相忆.....	32
杭州撫忆.....	46
井冈山散記.....	59

南海明珠.....71

号 角.....83

边寨月夜.....89

滇海红云108

岁 月125

富士雪136

五月鹄149

画家、诗人、战士164

美丽的早晨和黄昏172

雷鸣、喷火、蝶纷飞180

孤儿和亲人188

诗之岛196

到虹桥的第一天

我是昨天下午从上海县委来到“七一”人民公社的。当晚和今早跟公社的党委书记及宣传部的同志研究了两次工作，决定我到虹桥乡去。吃过午饭，向组织部拿了介绍信，就去宿舍搬行李。我一共带了三件东西：一个铺盖卷，这里面除了被褥之外，还放了准备过冬的棉袄和换洗的衣服。一口小箱子，放了一些书籍。一个网袋，放的漱洗用具、药品和一些零星物件。作为长期生活的准备来说，带的东西并不算太多，大约总共七、八十斤的样子。但是我一进宿舍，看见这三件东西，心里就不禁

发楞。想起昨天从車站把这三件东西搬到公社党委来时的情形。大約不到一里路的样子，我总歇了二十几次。等我搬到的时候，人几乎瘫了下来。現在不但又要原路搬回去，听说汽車只能乘到漕宝路四号桥。从那里下車后到我的目的地虹桥镇还有四、五里地。自从大跃进后，农村中没有一个閑人，看样子还得要自己来搬。这真是一次重大的考驗。心里不禁嘀咕着：怎样才能把行李扛到虹桥镇上去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宣傳部的小楊正走了进来。

“是不是馬上走？”小楊劈头就問。

“是啊，我想早点走；到了那边要接关系，还要找住处。”

“好，那我来帮你把东西搬到車站。”小楊說着就把大鋪盖卷儿往肩上一扛。順手又提了一只箱子。

看到他那股矯健的样儿，我心里真羡慕。

同时又說不出的感激。但是兩樣重的東西，怎麼好讓他一個人拿呢。我左手提起網袋，右手就向小楊要回那只箱子。

“把箱子給我拿吧。那個鋪蓋够沉的。”

“不要緊，我到農村鍛煉了半年多了，這點兒，不在乎。”小楊不等我同意就輕快的走出了房門。

小楊是個瘦長的個兒，步子迈得又快又大，那大鋪蓋卷兒扛在他肩上好象是沒有什麼分量似的。那只小箱子，雖然不大，但都是書，也有二十來斤，他提在手里就像是提一只空箱子。

在路上他告訴我，本來他有胃病，連二十斤也拿不動，自從到農村鍛煉了幾個月後，胃病自己好了，百來斤的担子現在担在肩上，一點也不吃力了。

小楊的幾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我想如果幾個月後我能和他一樣的硬朗，幾十斤的東

西往肩上一扛毫不在乎，使人回到了青春的年代，这多好，是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心里乐呵呵，又好像抹上了一层糖汁一样，感到甜滋滋的。

不一会儿我們到了車站，小楊把行李放下，他徑自回去了。

这是七宝鎮的中心車站，由虹桥到莘庄、由上海西站到青浦的两条公路在这里交叉；另外由西郊公园到七宝鎮的九十一路公共汽車及由徐家汇到七宝鎮的九十二路公共汽車都以这里为終点。自从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这儿的确是熱鬧非常。每天下放农村鍛炼的干部，义务劳动的学生，參觀訪問的中外著名人士絡繹不絕，往来其間。这个极普通的农村，經常以显著的地位出現在报刊上，因此把这个本来十分宁靜的乡村車站，变得和最熱鬧的市鎮一样了。

这时，天空給雨层云压得很低，如絲的秋

雨又漫无边际的飘洒在这辽阔肥沃的田野上，到处都是一片白蒙蒙的。

在公路的左边电线柱上挂了一个喇叭，传出一个清脆的女中音：“注意，寒流警报！强大的寒流马上就要到达。今晚有霜冻，各个生产大队，要立刻做好防寒的措施；缺乏防寒工具的生产大队，立刻打电话和公社党委会联系。”

喇叭中将这段话反复的送出。接着就看到人们把一车车稻草、竹竿和绳索，飞快的送到公路边的一些阡陌上。

我要乘的车子到站了。随着候车的行列，我把行李搬了上去。车上十分拥挤，但秩序十分良好，虽然彼此并不相识，但大家都在热烈的交谈着大跃进中的生产上的情况，谈着人民公社，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似的。

到了四号桥，我下了车。这里路边上，有一家杂货店。一家修理脚踏车的合作社。向左拐，有条用煤屑修筑的小公路。从路牌上看到

这就是通向虹桥镇的道路。

雨越落越大了。这边路边电线柱上的喇叭，也还是传出那个女中音播送的寒流警报。

人们在田间，忙着三秋的操作。

“怎么办？难道就停在这儿吗？”对着这三件东西，我心里有些发愁，不禁的自已问着自己。

“不行，一定要前进，我不是下来锻炼的嘛，这就是锻炼。”决心一下，就把铺盖往左肩上一送，用左手扣着铺盖上的绳子；右手提着箱子和网袋。顶着逆风，冒着雨点，朝着虹桥镇的道上迈着大步。

起初一段路，走得很轻快，慢慢的肩膀和手上，感到有些沉重了，再走下去，两脚感到有些不听使唤。抬头看到前面有一座小桥，心里想赶过小桥歇一会儿。但是走到快到小桥的时候，无论如何支持不住了，脚一软，肩上的铺盖卸到路边了。随着自己一屁股就坐在铺盖

上，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气。当时連想再站起来
的力气也沒有了。点燃一枝烟，坐在那里发
呆。心里有些后悔，天气不好，應該在七宝多
住一天，还可以从党委那里多了解到一些情
况。又想到刚刚在四号桥下車的地方，雨已經
落大了，就應該在那两家店子里避一避。說不
定还可以等到有順路到虹桥鎮的人，請他帮我
拿上一两样东西。現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
雨又落得这样大，人浇得像落湯鸡一样，真是
懊丧得很。

刚才因为走得快，扛得重，所以出了一身
汗，現在歇下来，給風一吹，雨一淋，身上有
些寒冷，不禁的一直打了几个噴嚏。想到坐在
这里总到不了虹桥鎮，无論如何也得走。于是
我就站了起来，又照刚刚的样子背着拿着这三
件东西。虽然經過一陣休息，稍稍恢复了一些
气力，但是不行，走不了多少步，就又有些支
持不住了。使尽了力气，勉强的走过了小桥，

又不得不在路边坐了下来。

深秋的下午本来就很短的，一落雨天黑得更快了。现在雨小了，暮色随着迷蒙的雨丝，从平野的四面渐渐的合拢过来。许多人挑着担子，推着车子，唱着歌，从四处的田亩间走上这条道来，他们完成了一日的劳动，愉快的回家了。

一个青年踏着一部拖车，吹着口哨，从桥的那头飞快地踏了过来。他没有戴帽子，水珠从头发一直流到脸上；也没有穿雨衣，身上衣服完全湿透了，大概他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落雨。从他的那副样子看，可以断定他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的。他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对我笑了笑，车子由于下桥的倾斜度的关系，像一支箭一样的从我面前穿过。

真是一个愉快的年青人，我侧目看着他的后影，心里感到这个青年的可爱。忽然他跳下了车子，将车子掉回头，踏到我身边停了下来。

他的这个突然行动，使我感到很诧异，但还没有等我想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問起我来了。

“喂，到啥地方去？”他用两只手肘交叉放在龙头上，下颏靠在手背上，用一副頑皮的样子問着我。

“到虹桥鎮。”

“你一定是下放，对嗎？”他用一副老练的腔調，表示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身份。

“是的，刚刚要去报到。”

“好吧，东西我給你带去。”他一边說，一边跳下車子，也不等我的回答就把我的三件东西放在拖車上。回身又跳上車子，向我揚揚手，就头也不回飞也似的走了。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美事，这个愉快的年青人，将我的困难解决了。我并不知道他是誰，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他却主动的、无条件的把我的东西带走了。这是只有在新社会中才会有新的風格，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雨，这时已完全停了，西方的天空上，浮动着一抹深赭色的彩云。一行大雁，飞得很低，似乎想在这附近的湖滩上，寻找它們一宿之地。秋雨后的郊原，空气清新中带有一些冷意，使人感到非常的舒暢，刚刚的疲乏已完全的消散了。我沿着这年青人在这雨洗后的清洁的道路上留下来的两道清晰的車轍前进。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力量在冲击着。

大約不到三十分钟的样子，虹桥镇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了。在富饒的江南來說，这是一个小型的市集。像一副扣带一样沿着浦汇塘的两岸結集着。街道上新建立的百貨商店、食品商店，挤滿了男男女女。大跃进以后，每天这正是农村市鎮最熱鬧的时刻。穿过小桥，很快的找到了中共虹桥镇委员会。一进门，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粗眉大眼的女同志，正在指手划脚的和几个农民研究洋山芋防寒的技术措施問題。她一看到我，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問道：

“同志，你找誰？”

“我是剛剛從七寶來的。我想找總支書記。”

“啊，你是杜同志嗎？下午公社黨委會打電話來說起過，我們真歡迎你來。書記到三隊去檢查防寒措施去了。你住的地方我們已安排好了，也在三隊。噯，你怎么到得這樣晚啊？……”這位女同志看樣子是一個十分熱心的人。在农村里這種人很多，一見面，就好像很熟脫的朋友。她好像一口氣要把所有的話說完才舒服一樣。本來還想說什麼，忽然發現我還站在那兒，立刻把她坐的那條板凳，讓出一頭來。用手在上面拍了兩下，說：“坐吧，同志。”

“你還沒有吃飯吧！唉，你的行李呢？”

她這一問，我立刻想起了剛剛那個熱心的小伙子。我說：“行李，剛剛有個同志，幫我帶來了，可能送到鎮人民委員會去了。”

“我們這兒也是鎮人民委員會啊。好，我